

政坛女豪杰

1

女名 大观 系列 风云

李晶霞 编著



陈文化

风云名女系列大观

政坛女豪杰

李晶霞 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73 号

风云名女系列大观—政坛女豪杰

编著:李晶霞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125 印张 19.2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9-373-3/G·462 定价: 全套: 64.00 元
本册: 6.40 元

目 录

§ 1	总统宝座后的最高权力者 罗莎琳	(1)
§ 2	“西公旗血案”中的蒙棋女王 奇俊峰	(16)
§ 3	完成副总统任务的夫人 埃莉诺	(48)
§ 4	蜚声世界的塔克洛班玫瑰 伊梅尔达	(67)
§ 5	美国民主党里的女皇 柏梅拉·哈里曼 ...	(102)
§ 6	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 柯伦泰	(111)
§ 7	被“恶魔的阴影”击倒的杰出女性 英迪拉·甘地夫人	(121)
§ 8	冲破了重重障碍的典范“初升太阳” 贝·布托	(145)
§ 9	动荡世界中的妇女典范 吉安·萨达特	(151)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女包公” 钱英	(158)
§ 11	中国第一个“民意副省长” 张润霞	(170)
§ 12	博士、副教授、第一夫人 赖莎·戈尔巴乔娃	(178)
§ 13	著名的童星、出色的外交家 秀兰·邓波儿	(188)
§ 14	从大律师到司法部长 史良	(195)
§ 15	面对一次次政变的女总统 克拉松·阿基诺	(203)
§ 16	中国第一个女省委书记 万绍芬	(211)

总统宝座后的最高权力者

——罗莎琳

每星期三，罗莎琳把她需要与卡特商谈的问题集中到文件夹里，然后前往卡特办公室，和总统共商治国大计。

来自普兰斯镇的“钢木兰”

——美国总统卡特夫人罗莎琳

被美国新闻界称为“钢木兰”的吉米·卡特夫人罗莎琳，在美国历任第一夫人中独树一帜，她对政治的兴趣远远甚于其他任何总统夫人，参与政治事务的程度比她们深，她是第一位和总统在内阁会议上平起平坐的总统夫人。

1927年8月19日，美国南部佐治亚州的普兰斯镇，年轻的威尔伯恩·埃德加·史密斯夫妇喜得贵女，取名埃莉诺·罗莎琳·史密斯。她就是曾在美国、甚而在国际舞台上轰动一时的吉米·卡特夫人。

罗莎琳的童年时代是在那场席卷全球的大危机中度过的，生活比较清苦。尽管如此，她在父母亲的庇护下，仍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罗莎琳的父亲史密斯生性严谨、认真，对自己的孩子要求十分严格。罗莎琳入学后，史密斯先生时时鞭策她努力学习，希望她不负己望，成为意志坚强、有远大抱负的人，罗莎琳信守父亲的教诲，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她为自己确定的标准非常高，虽然有时自己感到那些标准难以达到，但她不是那种轻易宽容自己的人。7年级时她获得了当时镇上最高的奖赏——5美元的奖金，这份独一无二的殊荣给她既带来了成功的喜悦，也使他体味到了成功的艰辛，据她自己回忆说：“除了参加竞选总统的活动外，这是我最努力的一次。”“从此我感到，成功带来的喜悦有时能够补偿刻苦工作所付出的代价。”

少年时代，这是可塑性最大的时期。小罗莎琳是个聪颖好学的孩子，良好的教育既培养了她良好的生活习惯，也不断激

发起她的好奇心。在小罗莎琳念书的那所学校，有一位叫麦克·阿瑟的年轻漂亮女老师，见多识广，她要求自己的学生走出书本，了解当时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由于她的启迪和熏陶，小罗莎琳的视野开始超越封闭的乡村小镇，走向广阔的天地；她开始找报纸看，了解时事，她发现，在我们的地球上，既有令人感兴趣的人民和诱人憧憬的神话般世界，也有令人恐惧的不祥世界；强烈的好奇心理吸引着她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也许，这就是她对政治和社会产生兴趣的开端吧。

当罗莎琳 13 岁的时候，生活的不幸，突然降临到了这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身上；她的父亲因患白血病离开了人世。她 34 岁的母亲，不得不独自挑起抚养四个孩子的重担。做为长女的小罗莎琳，尽管年幼，但生活的困境迫使她承担起一部分责任，她成了母亲的助手和赖以作出各种正确决定的人。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家道贫寒，她的母亲依然承继了丈夫留下的遗愿，竭力保证孩子们获得良好的教育，小罗莎琳没有因生活的困窘而辍学。为了暂时忘却丧父的痛苦，为了不辜负父亲的厚望，小罗莎琳埋头于书本和家庭作业，成绩优秀，并幻想着要成为建筑师、女乘务员、室内装饰家、艺术家……

1944 年，罗莎琳实现了父亲的夙愿，上了大学。家庭生活的重荷迫使她放弃远离家乡，出去开开眼界的打算，选择了离家不远的佐治亚西南学院。也就在这一年，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找到了终生的伴侣——吉米·卡特；那时，吉米的妹妹露丝是罗莎琳的好朋友，露丝把哥哥身着军服，威武潇洒的照片当作偶像钉在寝室的墙上，罗莎琳为卡特的照片着了魔，她觉得，他是个英俊的小伙子，气度非凡，富有魅力。在露丝的暗中撮合下，罗莎琳与卡特的恋情很快明朗。那时，卡特在海军部队服役，他俩鸿雁传情，彼此有了很深的了解。但他俩的婚事

遭到了卡特父亲的反对，他对卡特寄予厚望，为他制订了一个宏伟计划，同小普兰斯镇一位 18 岁的姑娘结婚显然不符合他的心愿。卡特的母亲是唯一赞同这桩婚事的人，在她的坚持下，卡特的父亲收回本意。1946 年 7 月 7 日，两人举行了一个小型婚礼，埃莉诺·罗莎琳·史密斯成为卡特夫人。

新婚后，罗莎琳随卡特来到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在这里，他们的生活是紧张而忙乱的。卡特忙于外面的工作，没有时间照料、帮助罗莎琳，况且他是个倔强的男子，从不相信眼泪，也不顾虑妻子能否把一切办好，这样，生活的重任完全落到了罗莎琳身上。对罗莎琳这个才 19 岁的新娘来说，要尽快适应这种新的独立生活，的确颇费周折，她被生活的琐碎细事拖得精疲力尽，但她是一个坚强的人，很快学会了如何充分利用自己所处的环境乐观地生活。约翰·威廉·卡特的降生既给罗莎琳夫妇带来了乐趣，也使这位年轻海军的妻子领教了独立家庭生活的苦衷。

1948 年春，罗莎琳夫妇转入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的一所潜艇学校；卡特的生活有了规律，白天上班，晚上休息，这给家庭生活增添了不少的光彩。罗莎琳是个非常喜欢读书的人，生活的安定，给了她重新学习的机会，她利用空余时间修了一门商业艺术课程，并仔细研读了《艺术杰作集》。卡特在潜艇学校的学业结束以后，即被派到夏威夷。罗莎琳随夫飞越湛蓝的太平洋，在夏威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热带生活。也许詹姆斯·厄尔·卡特十分艳羡他们的美好的生活，也于 1950 年 4 月 12 日降临世上，成为罗莎琳的第二个孩子。

尽管罗莎琳迷恋于夏威夷怡人的气候和景色，但飘忽不定的海军生活，打破了她在她这里长期住下去的幻想，她再一次乔迁新伦敦海军基地。故地重游是令人欣慰的，而且这里的秋

色又是那么迷人；卡特事业上的成功和唐奈·杰弗里的降生，改变了她们的生活，结束了他们的军营生活。

1952年，父亲去世后，卡特放弃了海军的工作，回到故乡普兰斯，继承父业；罗莎琳不希望卡特放弃很有前途的职业，无法忍受这一决定；她又哭又闹，和卡特争辩，甚至对他撒泼，但卡特坚持己见。

回到普兰斯镇后，罗莎琳十分苦恼，“我以为生活中最美好的阶段已结束。”但罗莎琳与卡特这种生活目标的分歧很快就消融了，罗莎琳在母亲和邻居的劝说下，心情逐渐舒畅起来，他们开了个小货栈，由罗莎琳照顾；卡特除了经营农场外，还大量地接管了父亲所留下的社会工作；他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罗莎琳也被这诱人的前景所迷住，她说：“随着每一项事业的发展，我们的思想和生活范围似乎也在发展。我们在普兰斯镇的‘平凡’生活变得越来越令人振奋。吉米和我一起成长，成了密切的伙伴。”

1962年，卡特决定竞选州参议员，罗莎琳在掌管货栈、料理好家务的同时，也卷入这场竞选，这是她进入政界的残酷开端。在竞选期间，“我设法给萨姆特县选民名单上的所有人打了电话。对熟人，我就自我介绍说是罗莎琳；对于素昧平生者，我就说我是吉米·卡特的夫人，因为我想让他们记住卡特的名字。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纯粹是一桩单调乏味的苦事，尽管如此，我依然不断地打。……写了数千封信……每天我抽出一下午时间到镇上挨家挨户地走访，告诉人们吉米准备竞选参议员，请他们投他的票。”由于奎特曼县的政治头目作弊，卡特初选失败；但是，罗莎琳与卡特并没有气馁，她说：“我从来没有叫他退却。我压根儿没有这样想过……我们决心干到底。”罗莎琳与卡特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从此以后，罗莎琳除了

是卡特生活上的亲密伴侣外，又成为卡特政治生涯的好搭档。卡特夫人本人也坚信这一点。我说：“我乐意为我们家庭的生活作贡献，并使吉米有可能从事政治活动。与其说我是一个政治家的妻子，毋宁说我是一个政治家的伙伴，我从来没有感到这是别人强加于我的。”

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妻子，罗莎琳必须与来自各方的批评作默然的斗争，“我必须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由于卡特公务缠身，家庭的重荷完全落到了罗莎琳的头上；她白天在货栈工作，晚上还要帮助卡特处理同州参议院的往来信件。一切都变了，但罗莎琳没有被生活的重荷所压倒，她反而变得更加沉着、老练，变得更加有活力了。罗莎琳后来回忆说：“我强烈意识到我的确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有些以前看来似乎非同小可的事情，现在变得无足轻重了……我不再试图做一个十全十美的人，而是竭尽所能地生活下去，我热爱自己所承担的各种任务。”

1966年，卡特宣布竞选佐治亚州州长，罗莎琳放弃在货栈的工作，全力卷入了卡特竞选州长的活动。竞选既令人振奋，又使人疲劳和气馁，尽管全家竭尽全力，但因时间短暂，准备不足，竞选失败。失败虽然令人失望，却也使罗莎琳获益匪浅，这实际上是罗莎琳以后竞选活动的一次预演，为她更深入地卷入政治洪流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7年，在结婚21年之后，喜从天降，他们唯一的女儿艾米降生了，这有如一剂兴奋剂，给了她很大的鼓舞。他们总结上次仓促竞选失败的教训，早早地致力于1970年的州长竞选，罗莎琳的工作细腻而富有成效。她为卡特准备演讲材料，将报刊上有关教育、卫生、农业、环境方面的文章剪辑在一起，到1969年，罗莎琳自己也投入了这场竞选运动。在这场竞选

运动中，这位仍不失腼腆的主妇学会了大庭广众下如何讲演，到后来，她甚至练就了讲话不用发言稿的过硬功夫。

苦尽甜来，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卡特当选为佐治亚州的第76任州长，罗莎琳也由一个州参议员的妻子摇身而成为州长夫人。

漂亮、宽敞而典雅的州长官邸，一度使这个乡村妇女惶惶不安。但很快她就知道，她应该干什么，应该怎么干，从与众多的州长的接触中，她了解到州长夫人的职责没有固定的模式，进可以积极参预社会活动，退可仅限于管理州长官邸事务；当然，这位在州长官邸的管家，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们搬进州长官邸时，我就知道自己不会满足于只是监督仆人们管理官邸的杂务和招待客人，而会想去干一些别的事情。因为我本来就没打算终日把时间消磨在沏茶倒水之中。”然而，对于一位居住在普兰斯镇、在花生货栈里干干活儿、过着普通生活的农村主妇来说，一下变成佐治亚州的第一夫人，却是一个艰难的转变。她要熟悉并管理那座宽敞的州长官邸的日常事务，她还要任凭新闻界以及公众的捉弄和摆布。但她终究不是一个平凡的女性，她经住了这些严峻的考验和挑战，而且在社会工作方面也开辟了自己的领域。

罗莎琳主持了精神健康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是她作为佐治亚州第一夫人时，最有意义的一件工作。她还积极支持开发弱智儿童智力的“特别奥运会”，在伯德·约翰逊夫和得克萨斯州公路局的帮助下，实施了“佐治亚州路旁植花计划”，使佐治亚州公路沿线变得一年比一年美丽。她支持《同等权利修正案》，并同新当选的改造事务主任以及妇女地位委员会一道，设法让那些被关在庞大的州立监狱中的女犯们，搬到条件较好的地方；为保护佐治亚州的自然资源

和文化资源，在她的倡导和组织下，设立了“遗产基金”，这是她最为欣赏的一项计划。

也许罗莎琳在当州长夫人期间，有许多值得留恋的成功，而在讲演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却是她终生最难忘的，她说：“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突破。”

从1974年12月开始，平静、安宁的生活再一次被打破了。为了丈夫能够在仕途中爬上最后一级阶梯，为了迎接1976年大选，吉米·卡特夫人走出州长官邸，走出佐治亚州这块熟悉的土地，到陌生的佛罗里达州往来奔波。“我是吉米·卡特夫人，我的丈夫在竞选总统。”她到处发表讲演，竭力使佛罗里达州的人们认识、了解卡特。在这次竞选旅行中，她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学会了如何让更多的人知道她丈夫，她总结说：“要在县政府机关歇脚，那里的消息最灵通。从县里的行政长官、机关职员和普通工作人员那里，可以了解到哪些人是当地有影响的人物，哪些是最出色的政治活动家。然后可以去拜访他们，还可以听到政治方面的闲言碎语；要支持与报纸的头版挂钩；寻找高大的无线电天线，住在群众家里……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以及使他们烦恼的问题，另一方面主人也会觉得自己已投入竞选运动，从而站出来为我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她得出的经验是：“要鼓起勇气，敢于闯入人们聚会的地方。”

从佛罗里达州归来，罗莎琳在家呆了一个星期，又走上了竞选的征途，她沿着衣阿华州——佛罗里达州——新罕布什尔州——衣阿华州——佛罗里达州的路线，到处奔波。开始时一个星期出去三天，后来是四天甚至五天。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和密西西比州留下了她的足迹，到竞选结束，她跑遍了全国42个

州。罗莎琳能言善辩、举止温和友善，她强劲的信心富有感染力，她坚信，她丈夫有能力领导这个国家，所有这些都在选民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吉米·卡特能够较为轻松地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罗莎琳作为得力的“助选者”，功勋卓著。

但是，走上总统宝座的路途仍远，前面的路更为艰险，面临的任務更加艰巨。罗莎琳带着她的新闻秘书在广阔的美利坚共和国土地上，来回穿梭。每到一地，都要不厌其烦地发表内容相同的演说，同千百万选民握手，精心回答各种各样的提问。并且在做这种单调乏味的工作时，还必须表现得耐心热忱、机智大方。但是，她并不厌烦这种工作，相反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嗜好，多年以后，她还回忆道：“假如吉米再次竞选总统，我将立即挺身面出，去进行竞选，我想念政界。最令人激动的莫过于竞选中的各种紧迫事情——制订计划，召开战略研究会、深入到群众中去——以及它所需要的巨大精力。它使得胜利非常甜蜜，也使得失败非常惨痛。”她的精力没有白花，上帝把幸运之神再一次送到了她的身边。1976年11月2日，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已成为永恒的记忆，在选举团中，她的丈夫最终以297:241票的微弱优势击败了共和党的杰拉尔德·福特，赢得了总统大选的胜利。第二年1月20日，吉米·卡特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39任总统，罗莎琳也从州长官邸迁居白宫，变成了白宫的女主人。

罗莎琳在白宫有自己的办公室，设在白宫的东翼。在卡特总统任期内，罗莎琳作为第一夫人，虽没有越俎代庖，却直接参与国家政事，有许多决定就是在她与卡特总统共同商量后做出的。“以前，不管是我们一起在货栈工作的时候，还是进行竞选或担任州长的时候，我们俩都一起出主想办法，就象大

多数工作上互相感兴趣的夫妇所做的那样。我经常担当吉米的传声筒。他在对我解释某个特殊问题时，总会独自认真思考一番。我和家里的其他人经常同他进行争论，而且激烈的程度超过他的顾问或工作人员同他的争论。……我可以向吉米提供有关美国人民基本态度和需要的第一手材料。”“在他煞费苦心地解决一个问题时，我向他汇报的一些情况也许会对他产生影响，也许不会。如果我在某件事情上同他看法不一，我就实事求是地告诉他。不过，在多数情况下，吉米和我对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确曾在一些问题上意见相悖，比如在对待死刑问题上，卡特赞成，而罗莎琳反对；在人工流产方面，卡特的态度比较保守，而罗莎琳则相对要开明些。但他们谁也不能改变对方的态度。

最初几个月，罗莎琳有什么重大事情要做出决定时，总是去卡特办公的椭圆形办公室等他；后来，卡特对她说：“你为什么不想象副总统那样，每星期和我共进一次午餐呢？省去每天这些繁文缛节，我们就可以在一天之内把所有的问题统统解决。”自此之后，罗莎琳与弗里茨·蒙代尔副总统拥有同等的共进午餐、商讨国家大计之权。每到星期三，罗莎琳把她需要与卡特商谈的问题集中在一个棕色文件夹里，列成单子，然后前往椭圆形办公室与卡特总统共商治国大计。

罗莎琳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为了推进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她说服卡特在政府中任命更多的妇女官员，并亲自和卡特等人拟定了一份有可能在联邦政府中任职妇女名单。

妇女在联邦政府中的地位空前提高：在美国历史上仅有六位妇女曾被任命为内阁部长，卡特任命的就有三位；仅有五位妇女被任命为副部长，卡特时任命的就有三位；在担任过各部部长助理职务的妇女中，80%是卡特任命的；卡特是美国历

史第一位任命妇女担任法律总顾问和检察长的总统，在卡特执政末期担任联邦法官的46位妇女中，41人是由卡特任命的。这些统计数字表明，罗莎琳在政府的人事权上有何等重要的发言权。

从卡特担任总统的第二年开始，罗莎琳参加内阁会议，这引起了当时报界的严厉指责，但她漠然处之，不为所动。她说：“我去参加内阁会议，只是为了了解情况。”“内阁会议对我很有帮助。我从来不曾因为受到批评而想不去参加。十年的政治生活已经使我认识到，不管我干什么事，都会受到批评。当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情时会受到批评；而如果我整天倒茶接客，同样也会因此而受到指责。”

1977年5月30日，罗莎琳做为总统的特使出访拉美，访问了牙买加、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秘鲁、巴西、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她对拉美的访问是成功的，当她离开牙买加时，大使馆的一位官员给白宫形势分析室拍的一份电报说：“对普通的牙买加人来说，这是一次酷似女王的访问，因此这是一件皆大欢喜、令人满意的事情。”她在以后白宫生活的全部岁月里，始终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怀有兴趣，并且同她所结识的朋友保持联系。“秘鲁和厄瓜多尔领导人经常向我通报他们国家向民主化进展的情况，当他们最后完成了整个民主化进程时，我又旧地重游，参加了庆祝这个两个国家的新总统的就职活动。”

1979年11月9日，罗莎琳在一批精明能干的顾问陪同下，访问了泰国，她怀着沉痛心情参观了老挝人的难民营，请求国王在救济方面给予合作，并敦促美国政府予以大量的援助，她还与国际救济机构和志愿组织的官员进行了会谈，协助他们成立总的协调机构。

作为第一夫人，白宫的日常事务，罗莎琳更是当仁不让。她和她的工作人员担负着安排和举行白宫的各式活动和社交活动的责任，甚至还包括那些仅仅涉及总统的活动；她要负责茶话会、招待会、咖啡聚会、午餐会、宴会及宴会上的各种琐事；安排白宫南草坪的欢迎仪式；安排总统、副总统及内阁成员、高级官员的各种讲演和吹风会，并负责上述大多数活动的新闻报道工作；她还要负责向外界提供有关第一家庭的各项活动和白宫的情况，包括背景情况和历史情况；白宫的费用支付、所得税或银行的往来帐也由她操办。

做为第一夫人，罗莎琳除主管着白宫的细碎事务以外，还从事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她在有关老人和妇女问题上做了不少工作，但她的主要“工程”还在于制订帮助精神病患者的战略。她是“总统精神健康委员会”的名誉主席，在她的推动和组织下，起草了健康制度法案，为了能使这个法案获得通过，她甚至亲自去了国会，在参议院委员会会议上作证。这除了令人瞩目的埃莉诺·罗斯福有如此胆识之外，就只有罗莎琳了。罗莎琳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1980年9月，国会通过了她们的精神健康制度法案，并同意为它的实施提供资金。

当“美国白头化”局面在日益扩展的时候，老年人问题成了她担任第一夫人时所关心的另一个领域，她为使国会通过《反对年龄歧视法》、《美国老年人法》、《乡村医疗法》、和《社会保险改革法》做了大量工作，并使它们获准通过。

罗莎琳在第一夫人职位上，成绩卓著，她也引之为豪。但她也不是万事如意，她所热衷的《同等权利修正案》几经挫折，未获通过，这是她为奋斗的所有事业中最令她失望的。

在第一夫人期间，罗莎琳工作十分繁忙，据《华盛顿明星报》对她当第一夫人14个月她在办公室或夜间工作之余公开

露面的次数统计：她先后访问了 18 个国家和美国国内的 27 个城市，进行了 259 次私下会晤，召开了 50 次大会，发表了 15 次重要演讲，举行过 22 次记者招待会，接受了记者的 32 次独家采访，听取了 77 个小时的简要介绍，参加了 83 次官方招待会和社交聚会，在白宫举行了 26 次特别利益集团会议和小组会议，为精神健康方面的工作花了 300 个小时，收到了 15.2 万封信和 7939 份请帖，每周签名 150 次，在华盛顿市公开露面 16 次！

在政府领域闯荡多年的罗莎琳，有敏锐的洞察力，在许多问题上显示出她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政治时机问题上她比卡特更有远见，她从丈夫连任的角度考虑，曾劝戒卡特总统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巴拿马运河条约或关于中东的一些决议，推迟到第二个任期考虑；节能运动一展开，罗莎琳就意识到，这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她的这些预感为后来的事实所印证，卡特所考虑的与罗莎琳并非同径，他所忧虑的是：如何把那些棘手的问题尽快解决，而罗莎琳则把卡特不能获得连任视为国家最大的损失，两人都是真诚的，都能理会对方的意愿，谁也没有怨言。

1980 年，总统大选在危机四伏中揭开了帷幕。伊朗人质事件、阿富汗危机、通货膨胀接踵而至，所有这些都令卡特总统应不暇接，他没有时间去竞选旅行。竞选宣传工作的重任完全落到了罗莎琳的身上。由于机遇不佳，颓势无力挽回，卡特竞选连任失败。

1981 年 1 月，罗莎琳夫妇离开白宫，回到自己的故乡普兰斯镇。

生活的波折、残酷的现实深深刺痛了罗莎琳，她有种失落中的孤独，回首过去美好的往事，追朔在白宫的日日夜夜，都